

【林石逸興】校注

【明】薛论道 著

赵玮 张强 校注

 云南大学出版社

《林石逸兴》校注

(明) 薛论道 著
赵 玮 张 强 校注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石逸兴》校注/ (明) 薛论道著; 赵玮, 张强
校注.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5482 - 0294 - 3

I. ①林… II. ①薛… ②赵… ③张… III. ①古典散
曲—作品集—中国—明代 ②林石逸兴—注释 IV.
①I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8075 号

《林石逸兴》校注

(明) 薛论道 著

赵 玮 张 强 校注

责任编辑 冯 峨 于 学
书籍装帧 北京博克思文化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北京市南召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7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294 - 3
定 价 46.00 元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 182 号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序 一

赵义山

我于赵玮、张强两位青年学者，一直未见其人，却有缘先读其文。去年8月，赵玮将他们的《〈林石逸兴〉校注》书稿寄我，希望我能提出一些意见，无奈事冗，未能通读。但凭我所抽看的一些篇目，发现他们有较好的文献基础，也较为踏实，且又虚心向学，遂就管见所及，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数月后，赵君告以修订完毕，希望我能再读一次，我也答应了，结果却仍未如愿，实在有负他们的热望。但我可以肯定的是，经他们认真修订之后的书稿，其校订与注释，当更简洁明了，确凿有据，于薛论道散曲之研读，当大有帮助。他们辛勤爬梳几载的著作即将付梓，希望我能写几句话，思前想后，倒还真有一些话想说。

首先是对于《林石逸兴》的作者薛论道，我想说，他的确是一位才华卓萃却又很不幸的人。薛氏字谭德，号莲溪，生当嘉靖、万历间。幼年多病，至一足残废，乃身体之不幸；未及冠而孤，乃家门之不幸；博学能文，又喜谈兵，从军30年，屡建奇功，然终遭疑忌，未能腾达遂志，此乃人生之不幸；所著《林石逸兴》，其金戈铁马之声，足可警醒曲坛，而自明清以迄现代，却几乎被学人遗忘，此乃文章之不幸！何莲溪不幸如此之多，不仅人妒其能，而天亦嫉其才乎？此真莲溪之不幸，抑或乃晚明之不幸与曲学之不幸耶？然莲溪其人其曲，近年来终于得到治明曲者的重视和较高评价，此又不幸中之万幸也！

其次，是对于《林石逸兴》一书，我想说，这又是一部很不幸的书。该书收录莲溪所作小令达999首，是中国散曲史上存曲最多的一部散曲别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已有刻本，或因其流传未广，被发现较晚，不仅明清曲论家未尝置论，近人任中敏《散曲概论》、卢前《散曲史》、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

等，也都全然忽略，直到 20 世纪后期，一些较有影响的散曲史论著，依旧置而不论，与一些存曲不多，却因曲家置评而广为人知的曲集相比，莲溪《林石逸兴》一书之遭遇不幸，可谓绝无仅有！然此书终有赵玮、张强二君为之校订注释，并即将付梓，此又不幸中之大幸也！

再次，我想说的是，因为曲学界长期以来对于莲溪散曲创作，以及晚明整个北派曲家如薛岗、王寅、赵南星、丁彩、丁惟恕等人的忽略，便导致了“昆腔以后，只有南曲，而北曲亡”的偏见。这一偏见，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至 20 世纪末，影响明代散曲发展史研究长达 60 余年，似乎直到拙著《明清散曲史》出，才最终得以澄清。事实是，昆腔以后并非只有南曲，而依旧是南北曲并行曲坛，只不过北曲不敌南曲，未能盛行歌场，已大多退位为案头创作。有人或据此鄙薄，我在《明清散曲史》中却另有看法：“流行歌坛者，虽活于歌者之口，但作者或旨在应歌，临纸握笔，为文造情，口不应心，亦多有焉；而退于案头者，其曲虽死，但作者以之抒情写意，我手写我心，其词或多发于性灵；两相比较，曲活者或情伪，而曲死者或意真，故不可以北曲未能传唱歌坛而予以轻视忽略也。”

复次，我还想说，莲溪是晚明曲坛上一位用心于散曲创作而且成就极高的作家。他在万历十六年（公元 1588 年）所作的《林石逸兴》自序中有云：

殆我圣朝人文极盛，政化是务，而声律渺矣！儒者陋而莫为，庸者为而莫耻，是以清歌雅调烟灭灰飞，俚语淫声塞衢盈耳。休明盛世，而声教坠之（一作“之坠”）若此，宁无惜乎！余少读章句，时趋庭履市，过则掩鼻，深不欲污吾之耳。既而学以病废，竟堕武流，自分樗散，无堪世用。乃游心乐圃，用情词苑，颇得音律之微，歌咏之趣。或感慨于夙昔，或游睹于心目，辄敢望其鄙陋。昼咏宵兴，措得千曲凡十种，一种百首，每百首析为一卷，共得十卷，名曰《林石逸兴》。其所制作，或忠于君，或孝于亲，或忧勤于礼法之中，或放浪于形骸之外，皆可以上鸣

国家治平之盛，而亦可以发林壑游览之情。求无声律之弊，或庶几焉，曰工则未也。

由此可知，莲溪是有感于明代曲坛之“俚语淫声，塞衢盈耳”，遂有志于拯衰救弊，“乃游心乐圃，用情词苑”，并对自己能“得音律之微，歌咏之趣”颇为自负。而尤值得注意的是，他既入世又玩世的曲学观：他一边倡导着“忠君”“孝亲”“勤于礼法”，一边又“放浪形骸”“游览林壑”，乍看起来似乎矛盾，但实际上他是一位执著的入世者，其玩世则仅仅是因为入世而不得志，以求心态的调适而已，这正反映出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对于莲溪散曲创作的成就，我在《明清散曲史》中曾有较详论述：莲溪南北曲兼作，其题材内容相当广泛，举凡叹世、归隐、言情、写景、咏物、抒怀、咏史、怀古等曲中常写的内容，《林石逸兴》莫不具备，而举凡诗词所能写者，莲溪又莫不写之于曲，就此而言，他是可以与冯惟敏相提并论的。在他众多的散曲作品中，以写边塞军旅生活最引人注目。这些作品，或抒写将士的报国雄心：

腥膻何敢易天朝？颇牧山林妆睡着。九重但肯颁一诏，把燕台增尺高，论割鸡焉用牛刀？轻踏碎单于道，慢折磨可汗巢，贺兰山瓦解冰消。（【双调·水仙子】《宿将》第四首）

朝廷命我镇边关，一线封疆万里山。旌旄到处遮云汉，把胡儿心胆寒，净烽烟国泰民安。准备着擒可汗，安排着系呼韩，大将军义胆忠肝。（【双调·水仙子】《为将》第四首）

或抒发久戍不归的惆怅情怀：

两眉不放，望白云几回断肠。白日里身在胡天，到晚来梦绕高堂。半生壮志自堪伤，一片乡心万里长。（【仙吕入双调·玉抱肚】《乡思》第四首）

或描写战骨抛荒的悲凉情景：

拥旌麾鳞鳞队队，度胡天昏昏昧昧，战场一吊多少征人泪？

英魂归未归，黄泉谁是谁？森森白骨塞月常常会，冢冢磧堆朔风日日吹。云迷，惊沙带雪飞。风催，人随战角悲。（【商调·山坡羊】《吊战场》）

或反映戍边将士的落寞人生：

玉门迢递蹄奔旋，铁衣寒征袍磨烂，将军战马岁岁流血汗。功名纸上闲，秋颜镜里残。烽烟历尽壮志逐云散，酒郡无缘青丝带雪还。知还，一身得苟安。求安，余生得瓦全。（【商调·山坡羊】《塞上即事》）

或抒发壮志未酬的悲愤情怀：

匈奴未灭，壮怀激烈。空劳宵旰忧贤，那见虏庭蹀（一作“喋”）血？任胡尘乱飞，污辱郊社。堂堂中国，谁是豪杰？萧萧白发长扼腕，滚滚青衫弄巧舌。（【仙吕·桂枝香】《宿将自悲》第四首）

这些曲子豪情激荡，感慨深沉，或有盛唐诗人的壮怀，或有中唐诗人的感伤，或有南宋爱国词人的悲愤，都是在曲中很难见到的新鲜内容。这不仅打破了“曲言隐”的定式，开拓了散曲文学的表现领域，而且提高了曲的境界，使曲文学中一向灰暗的士人形象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与边塞军旅之曲一样表现出作者的雄心豪气的，是渴望飞黄腾达、建功立业的曲子，如【商调·山坡羊】中一组题为《青云得路》的小令：

笔下龙蛇放浪，自觉文章官样，七篇翰墨一扫群英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磨穿铁砚赢得琼林上，剔尽青灯博来姓字香。昂昂，乌纱射斗芒。堂堂，紫袍拖地长。

遁脱吕蒙悒悒，跳出颜回陋巷，官墙万仞一跃三千丈。拜别孔孟堂，不愁陈蔡粮。衣冠气概换了寒儒像，头角峥嵘忽然宰相腔。奎光，风云护帝邦。文扬（一作“文场”），名题翰苑香。

十载寒窗独傍，一举成名天上，三场压倒五百英雄让。青云足下翔，虹霓万丈长。鳌头先据禹门桃花浪，金殿传胪蟾宫桂子香。眉扬，官花插两傍。名扬，春雷震四方。

非是英雄豪放，还是斯文未丧，穷经皓首不负生平望。男儿能自强，天公自主张。一朝发奋位列公卿上，三策重瞳身登将相堂。经邦，绵绵万国昌。安邦，元元四海康。

此组小令所写金榜题名，出将入相，平步青云，名扬四海的理想，对于绝大多数的科举士子来说，虽然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官场梦幻，但却是无数读书人十年寒窗的根本动力，它不知牵动着多少才人的心魂！作者直写用世豪情，如此神完气旺、豪气干云，在一般文人士夫的笔下，的确又很难见到！如果再结合前述边塞之曲，以及《林石逸兴》中写“忠”“孝”“廉”“节”“仁”“义”“礼”“智”“信”等曲子看，可以说，散曲文学的基调在莲溪笔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传统的叹世归隐，转向了忠君报国，这虽然有悖于散曲文学一贯的讽世精神，也有悖于晚明文学以情反理的时代思潮，不是散曲文学的主流，但却表现了一种激越的豪情，具有催人昂扬奋发的力量，相对于南派曲家艳情香风中一片婉丽柔媚的红牙丝竹，却不失为曲坛一阵激扬蹈厉的铁马金戈，是值得为之喝彩叫绝的！

因为仕途不顺，莲溪也不免产生愤世嫉俗之情，于是，大量的叹世讽世和隐逸闲适之曲，便出现于《林石逸兴》中，其中也有不少佳篇。其叹世讽世者，如：

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鸢，失时鸾凤，大家挨胡厮弄。认不的虬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恟。（【中吕·朝天子】《不平》第二首）

不读书善文，有才学道村，纍枪锋青萍钝。时年依假不依真，鱼目把明珠混。弩马金鞍，绝尘盐困，寂寞杀谁来问？乱旬旬几群，死把定要津，说起来教人闷。（【中吕·朝天子】《不

平》第三首)

翻云覆雨太炎凉，博利逐名恶战场。是非海起波千丈，笑藏着剑与枪，假慈悲论短说长。一个个蛇吞象，一个个兔赶獐，一个个卖狗悬羊。(【双调·水仙子】《愤世》第一首)

忠肝义肝，颠倒生忧患。神奸巨奸，到处多称赞。并处贤愚，同炉冰炭，一脚把消息踏犯。地覆天翻，活活杀人卖死棺。谗佞妬心安，清白骨肉寒。青天无眼，做甚么英雄好汉？(【仙吕入双调·朝元歌】《世味》第一首)

与此等作品类似的还有【双调·沉醉东风】《四反》、【仙吕·桂枝香】《仕途》等等。这些曲子感叹社会混乱，贤愚颠倒，小人得势，奸臣当道，志士受阻，君子命穷，当是莲溪高才未展、仕途落寞、目睹现实而愤郁不平的切身感受，与元代曲家和明中叶康、王一派的叹世之曲，可谓同一感慨，虽时代有别，其愤世嫉俗之情，却并无二致。但是，前人感叹之余，往往情不自禁地产生对现实的绝望情绪，莲溪在发一番感慨之后，却常常充满着壮心不灭、来日可期的坚定信念：

也休说命穷，也休夸运通，谁认的真梁栋。老天生我定不空，有才必有用。司马题桥，非熊入梦，那其间识麟凤。困时节草蓬，亨时节鼎钟，满乾坤声名重。(【中吕·朝天子】《屈伸》第三首)

大丈夫困敛鹄鹏翼。鸡鹜由他戏，有日吐虹霓。一举成名惊天地。三策献重瞳，六尺惟忠义。(【仙吕入双调·步步娇】《屈必伸》第一首)

这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期待，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李白式的自信与执著。其仕途不顺，却壮心不灭，这在散曲文学中，是一种少见的士人心态，它与明代文人入世心态的彻底修复和作者以儒家思想主导自己的人生是分不开的。

有时，莲溪还通过咏物寓意，以达到叹世和讽世目的，【双

调·沉醉东风】《题钱》中的两首：

人为你名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明知是祸根，一个个将他务本。

不得你见官无理，不得你与吏为敌。不得你反是非，不得你违条例，不得你祸福时移。那怕胸中气正直，空着手先不见喜。

这些曲子把世人钱迷心窍的拜金主义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社会丑行揭露无遗。又如【商调·黄莺儿】《斗鸡》：

芥羽一身轻，倚英雄起斗争，撷冠披发不恤命。且立且行，且战且鸣，倾心抵死搏一胜。总然赢，锦衣零乱，金距血腥腥。

作者写雄鸡争斗的残酷，惟妙惟肖，实以此暗讽世人的争名夺利和争强好胜，情趣盎然，寓意深刻。

在莲溪的讽世叹世之曲中，还有的感慨世风的浇薄，揭露人性的丑陋。如【仙吕·傍妆台】《世情》中的两曲：

笑时人，趋炎附势满乾坤。骨肉贫相远，陌路富相亲。簞瓢陋巷蛛结网，白马红缨春满门。鸱鸢志，鸡鹜群，等闲谁肯认苏秦？

漫量度，人情更比纸还薄。有患思知己，遭难念弥陀。雪中送炭亲朋少，锦上添花车马多。春富贵，赛江河，几曾杓水济人活？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慨叹，似乎亘古如斯！难道这浇薄的世风与丑陋的人性，会永远伴随着人类而竟无终止之一日么？

莲溪的隐逸闲适之曲，亦为数不少，其题为《逸乐》《恬退》《村乐》《归兴》《游乐》《忘机》《隐逸》《思归》《归乐》《甘贫》等归隐乐闲的曲子，在《林石逸兴》中俯拾即是，仅就这些曲子的表面看，仿佛酷似元人的乐隐乐闲之曲，如：

对青山虚亭闲立，听枝头黄莺（一作“鸚”）嘹（一作

“啞”) 咧, 声声如劝争甚名和利。陈平六出奇, 张良三进履。为韩为汉都做了一场戏, 机浅机深只争的半着棋。知几, 知几要见几。休提, 大家葫芦提。(【商调·山坡羊】《草堂漫兴》第四首)

谁不待封侯拜将? 谁不待为卿作相? 谁不待腰金衣紫? 谁不待麒麟像? 谁不待姓字香? 谁不待福寿昌? 谁不待妻荣夫显? 谁不待儿孙旺? 天有安排浮生空自忙。心强, 心强命不强。人长, 人长天也长。(【商调·山坡羊】《安命》第一首)

辞别了繁华朝市, 消磨了凌云豪志, 掠起官人样子点检(一作“检点”)庄家事。逢人莫道诗, 再休者也之。无多田地老手亲扶耜, 广种桑麻山妻颇善丝。闲思, 过一时少一时。还思, 饮一卮是一卮。(【商调·山坡羊】《村乐》第二首)

一间茅舍一蓬牖, 一盏清茶一柱香。一轮明月一天亮, 一阵风一阵凉。一卷书一卷文章。一鼓腹一舒畅, 一扬眉一举觞, 一醉来一枕黄粱。(【双调·水仙子】《消遣》第一首)

这些曲子看起来识破红尘, 超然物外, 醉心闲适, 但实际上不过是作者在仕途受阻和人生失意之际的自慰自解。莲溪本不是彻底放脱的人, 也不是全然绝望的人, 所以他既不像明中叶康、王诸人潜气内转的愤郁, 也不像元代关汉卿、贯云石等人身心两放的真正闲适, 而往往是在表面的放达中深含着功名心和是非感。他口头上说着“王侯第宅, 元戎将台, 说起咱不爱”“湖山一派眼睛宽, 名利都割断”(【中吕·朝天子】《隐逸》), “但把眉头疏放, 多少清闲佳况, 存亡兴废不在吾心上”(【商调·山坡羊】《归隐》第三首), 但骨子里恰恰是割不断名利, 向往着王侯, 关怀着天下。这种既痛恨现实, 又牵挂着现实的矛盾痛苦, 在不少曲子中都有真实的表现:

天际边头, 龙潭虎口, 历尽眉不皱。英雄豪气海天浮; 肯落他人后? 勇冠三军, 才堪八斗, 尽做了干生受。鸡肋难丢, 朱门

耻求，都只为名不就。（【中吕·朝天子】《名不就》第三首）

壮怀难破，叹英雄其实命薄。谁不待爱国忠君？谁不待暴虎冯河？弹铗有意向谁歌？投笔无门奈我何？（【仙吕入双调·玉抱肚】《壮怀》第一首）

正因为不“肯落他人后”，也正因为“壮怀难破”，十分执著于现实功名，所以他的乐隐乐闲之曲虽貌似元人，但精神实质和情感内蕴却已有天壤之别了。

莲溪还有许多题为《相思》《闺怨》《闺情》《妓怨》《妓叹》等等的言情之作，看来晚明艳情香风的泛滥，莲溪亦未能免俗，他这类作品虽不像一些市井文人的庸俗淫滥，但绝大多数作品感情浮泛，缺乏深情巧思，难脱散曲中言情之作离恨怨思的俗套，仿佛为写够千首小令凑数而已，艺术上难入上乘。倒是其中一组【双调·水仙子】《寄征衣》的四首曲子，写思妇对征人的牵挂，颇有真情实感。例如：

西风吹妾妾忧郎，为办冬（一作“寒”）衣检旧裳。千针万线奴心上。一针针泪两行，瘦和肥仔细端详。两肩窝削三寸，四停身照旧长，不伤情铁打心肠。（第四首）

写思妇对戍边夫君的刻骨思念和贴心关切，笔触细腻，生动传神。尤其“瘦和肥仔细端详。两肩窝削三寸，四停身照旧长”三句，由思妇想象戍边人之征战劳苦，身子骨一定瘦削不堪，所以征衣之肩宽要减削三寸，多少怜惜牵挂之情，仿佛于不经意中写出，真是神来之笔！

从艺术上看，莲溪的散曲，无论南北，大都洗尽铅华，显出“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本色质朴，在自然真率、圆融朗畅中又时见其锤炼精工的艺术匠心。其曲境的壮阔，情怀的豪放，气势的雄浑，就更非梁辰鱼、沈璟一派所能梦见。总而言之，无论从题材内容的新颖，还是格调上保持了曲体的神韵，莲溪之曲在晚明的曲坛都是独树一帜的。明清曲论家对莲溪之曲不置一词，主要的原因，或因为它仅仅是自我抒写的案头之曲，未能流播坊

间，无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次，也因其特殊的将帅身份和执著于建功立业的追求，以及卓然高标的格调，都与晚明文人的风尚格格不入；明清人未能论及，近现代又未能给予应有关注，是非常遗憾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赵玮、张强二位所著《〈林石逸兴〉校注》的出版，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就散曲史研究而言，让更多的人知晓莲溪其人其曲，也从而让更多的人知晓，在晚明的曲坛，除了有梁、沈南派曲家红牙丝竹的柔媚，也还有薛论道等北派曲家铁马金戈的雄浑，这对于明清散曲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散曲史的研究，都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就曲学研究之学术承传而言，赵玮、张强《〈林石逸兴〉校注》的出版，昭示着新一代曲学研究者正在健康成长，而且其路数很正。当年，任二北、卢冀野等前辈学人治曲，莫不先用功于散曲文献，然后再进而论曲体、曲家、曲派、曲史，最后终成大家。赵玮君本科时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国家文科基地）专业，其后又保送入该校中国文学与文化专业进一步深造，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如今在江苏教育报刊总社供职，却能不辞辛劳，继续在曲学园地中辛勤耕耘；张强君乃扬州大学硕士，亦为一心向学的优秀青年。二位如能循前辈学人已经开辟的路径不断进取，则必将有新的认识，有新的成就。我们期待着有更多像赵玮、张强二位一样执著于中华学术的年轻朋友加入曲学研究的行列，使我中华之曲学，有如江河行地，绵延不绝，流向未来，流向远方。

2010年8月22日于西华师范大学斜出斋

（作序者为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散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元散曲通论》《明清散曲史》等。）

序 二

蔡文锦

【南吕一枝花·黄钟煞】“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支散曲是关汉卿自持傲骨撑天地的艺术巨匠的绝妙写照。金元以降，散曲名家蜂起。学习研究乃至创作散曲，是繁荣戏曲艺术、诗歌艺术的需要，是深入开展古典文学学术研究的需要。

1961年负笈北京师范大学时，有幸师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余冠英先生，其时他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他启迪我：“撰写文学史，要用线索贯珠，用科学的观念把作家作品中的精华贯通起来加以论述。”谈到元代散曲，他一口气引了关汉卿、杨果、商挺、卢挚、张养浩、胡祇遹、冯子振、陈英、刘致、杜仁杰、王和卿、白朴、白贲、马致远等。然检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杨栋《中国散曲学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谢伯阳主编《散曲研究与教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及霍松林、申士尧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名著鉴赏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都未涉及明代杰出的散曲大家薛论道的《林石逸兴》。

薛论道，是一位著有御边方略、又积功至指挥僉事、平生多阅历的名将，而且是一位八岁能属文、著有《林石逸兴》十卷千首的散曲大家。薛氏派人送该书给散曲评论家胡汝钦，胡氏《序》云：“若君所辑，托物寓兴，质古拟今，语邪秽则默夺潜消，语精神则飞华扬彩，语中和则包涵天地，语气质则变化性灵。”诚如薛氏《序》中所指出的其时“声律眇矣”“是以清歌雅调烟灭灰飞，俚语淫声塞衢盈耳”，他独能“游心乐圃，用情词苑，颇得音律之微，歌咏之趣。或感慨于夙昔，或游睹于心

目，辄敢望其遒陋。昼咏宵兴，措得千曲凡十种。”（《林石逸兴》，《续修四库全书·第1739册》，89、90页）

该书内容丰赡，风力特盛，情采遒丽而能极情之至，辞藻简劲婉深而极具性格化、音律化，为垂千古。

赵玮、张强两位文学硕士，与某些人空疏浮躁的学风、学术研究失范相反对，沉潜学术，三易寒暑，悉心著成《〈林石逸兴〉校注》30余万字专著，对《林石逸兴》加以校勘诠释，填补了中国散曲史学术研究这一空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并获得成功，可喜可贺。所以，尽管我向来不敢为人作序，又忙于董理《诗经斟诠》书稿，当两位青年才俊嘱为序时，我还是乐于写序，向海内外贤达、读者们推介这一学术性、可读性都比较好的著作，并寄厚望于著者。

2010年6月22日于扬州古邗之南

（作序者为扬州科技学院教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著有《李审言评传》《杜甫专家诗编年评注》《钱钟书〈槐聚诗存〉注释》等。）

前 言

《林石逸兴》是明代一部重要的散曲别集，共 10 卷，录曲 1000 首（按：今仅存 999 首，【仙吕入双调·玉抱肚】《乡思》佚 1 首），内容丰富，语言明快。

作者薛论道，字谈德（一作谭德），号莲溪居士，直隶定兴（今河北易县）人，生平难以确考。根据万历本《林石逸兴》所附诸人序跋中“万历庚寅（公元 1590 年）秋望，定兴龙川居士胡汝钦撰”“万历戊子（公元 1588 年）夏日，新安吴京书”“万历戊子孟夏上浣日，薛论道自述”“万历庚寅中秋日，永兴俞钟识于古檀青萍馆”等描述，知该集的刻成当不晚于 1590 年，其时薛论道尚在世。又结合集中“六十将近老形骸”（【双调·水仙子】《思归·其一》）、“屈指明春甲子周。六十后，四十秋”（【仙吕·傍妆台】《自述·其九》）两支曲，可以断定他至少活到了 60 岁，则其生年当不迟于 1531 年，卒年则在 1590 年后。

据《定兴县志·卷十一·武功》记载：

薛论道，少婴沉疾，遇异人，针之，瘥曰：“当跛一足，然不跛不贵。”已而果跛。八岁能属文，试有司，辄冠军。亲没，家贫，遂辍博士业。读兵书，自负智囊，都下公卿呼为“荆先生”。许恭襄开府密云，辟为参谋。神堂峪有警，倡议利用寡不利用众，恭襄用其策，却敌十万众。叙帷幄，功授指挥僉事。万历初，戚继光镇蓟，建议弃黑峪关，论道白制府，力陈不可，状事竟寝，以是失戚意，移疾罢。久之，守大水峪，筑圉城于关外，人莫测也。后敌犯神堂，赚入圉城，歼敌无算，露布上，擢官三级，以神枢参将请老，加副将归^[1]。

他幼年罹患重病，痊愈后一足终生残疾；天资聪颖，却因父母早故被迫放弃举业。薛论道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以武将身份保疆

戍边。《定兴县志》说他从军生涯的起点是被许恭襄公许论征辟为参谋。据《光绪顺天府志·卷七十三·官师志二》：

许论……（嘉靖）三十六年督蓟辽保定军务^[2]。

嘉靖三十六年为 1557 年，许论是年开始镇守蓟镇等处，但不多时便被罢官，直到 1559 年才再度被起用：

公遂免。己未（公元 1559 年），敌大略滦西，上曰：“蓟辽督府务得人，朕欲仍用许论。”命甫下，欢声振边隅^[3]。

因此，这是薛论道开始仕途的最有可能的两个时间。

综合各种资料，1559 年或当更为可靠：首先，《密云县志》记载许论嘉靖三十九年（公元 1560 年）任密云总督^[4]，这同《定兴县志》说薛论道在许论“开府密云”后才被征召吻合；其次，《定兴县志》提到的神堂之战，薛论道“倡议利用寡不利用众”的策略得到了许论的首肯，并由此成功退却了敌兵，有下列辅证：

（嘉靖三十九年）秋七月乙丑朔，把都儿犯蓟西，游击胡镇御却之^[5]。

把都儿犯蓟西，论厚集精锐以待，至则为游击胡镇所破，遁去。事闻，厚赉银币^[2]。

庚申（公元 1560 年），敌复把都既辛爱大举分略东西，公业已完缮停障，简练部伍，不遗余力，边百窥不得一间。入夏，不解春防。无何，伺大水峪……公登陴誓，诸军聚力战而却……俘首以闻^[3]。

材料三中，敌分略东西，把都儿当率众进攻西路，而大水峪，参照明人郑大郁《边塞考·卷二·蓟州边图》，知其与神堂峪仅一河之隔^[6]，当属本次战役范畴。综上，薛论道的出仕最早当为 1557 年，更可能的则应是在 1559 年许论出任密云总督后。

隆庆初，戚继光北调，薛论道在黑峪关事件上同戚继光爆发了冲突。其时敌兵来犯，戚继光主张弃守，薛论道认为不可，理